

从今年第1期起,《作品》杂志开设“典藏记忆·《作品》70周年纪念”专栏,刊发了20多位作家、编辑、评刊员的回顾性文章和访谈。在近期举办的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上,“《作品》70年·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实践”论坛和“《作品》创刊70周年·大家手稿展”等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通过嘉宾们的讲述,《作品》杂志的办刊风格及其所承载的文学图景变得更加清晰。

六位作者,六段故事

近些年来,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素人写作者,从《作品》杂志这片文学园地中走出来,绽放出独特的文学光彩。在杂志创刊70周年之际,《作品》编辑部认为,应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些真诚的写作者,投向他们的作品,以及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在“《作品》70年·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实践”论坛上,主办方发布了关于唐诗、吴可彦、温雄珍、王瑛、邵一飞、王晚等素人写作者的系列短视频。这些视频聚焦他们的日常生活——跑外卖、做清洁、摆地摊……视频中细微动人的细节,折射出了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在生活中写作的本真状态以及对文学的赤诚之心。这些素人写作者在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写作故事,以及《作品》编辑部之间的情谊。

“我的疲惫是真的,向往也是真的,粗粝是真的,细腻也是真的。”这是唐诗对生活与写作关系的直接感受。20世纪90年代末,她从湖南老家跑到广东打工,辗转于东莞、肇庆、深圳等多个城市,做过形形色色的工作,比如流水线工人、社区通讯员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一个人带着女儿清秋住在深圳宝安的一个城中村。虽然生活面临很多挑战,但她关注的是那些温暖而动人的瞬间。在疲惫生活的间隙,她坚持在博客上记录自己陪伴女儿成长的点点滴滴。2015年,《作品》的编辑偶然翻到唐诗的博客,花了一上午读完所有博文,并留言约稿。后来,其中的一组博文以《单亲妈妈育儿笔记》为题,刊发于《作品》2015年第11期(上半月刊)。唐诗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很激动,久久无法平静,感恩《作品》让文字发光,让素人发光”。这组育儿笔记经过广东省作协的扶持,结集成《清秋笔记》出版。唐诗说:“通过文学,我认识了有趣的人、可爱的人。文学离我的生活如此之近。所以,不管文学带给我的是什么,我都接受。喜悦的、悲伤的,我都愿意接受。”

“对于盲人而言,按摩是最靠谱的职业。但因为文学,我离开按摩床,来到竹马戏剧团工作。人生如戏,我做不了自己人生的编剧,但可以通过文学修改存在的可能。”吴可彦13岁时检查出患有视网膜疾病。后来,他的视力逐渐下降直至失明。在盲校读书时,老师和同学都劝他放弃文学的梦想,“盲人就应该踏踏实实做按摩”。可是,吴可彦坚持通过扫描仪读书,通过语音软件写作。他觉得,盲人在成为作家的道路上基本上是没有障碍的,“如果我没有成为作家,肯定不是因为眼睛,只会是因为不够坚持”。2019年,《作品》编辑部收到了吴可彦的长篇小说《盲校》。小说从盲人的视角深入书写盲人的世界,写他们内心的温暖与光明,细节震撼人心。在编辑的指导下,吴可彦对作品进行了一年的打磨。2020年第10期,《作品》全文发表了《盲校》。2022年,《盲校》入选第三届福建省中长篇小说双年榜。吴可彦认为,对素人写作而言,“写什么”比“怎么写”重要得多,“生命体验没到那个境界,要写的那些东西没到那个境界,用了再多的技巧也没有用”。素人写作就是要扎到泥地里去,书写摸爬滚打的经验。

温雄珍小学五年级辍学,15岁离开家乡到广东打工,如今她白天在服装店里面看摊位,晚上就去烧烤店当服务员,生活算是累了点,但诗歌让她看到了光亮。温雄珍“结识”现代诗缘于1993年在姑妈家读到了席慕蓉的诗集,“很快就被这种文体吸引住,后来开始模仿,但那时写的很多都是鸡文式的文字”。2015年起,她通过网络与专业诗人们有了更多的交流,慢慢懂得如何写真正的诗。2024年,《作品》杂志收到了温雄珍的组诗。编辑读了之后,深受感动。《作品》杂志有“天下好诗”栏目,单数期发“他们的诗”,双数期发“她们的诗”。为了把温雄珍的诗凸显出来,《作品》2024年第12期在“她们的诗”之外,另设了“诗与评”子栏目,专门刊发温雄珍的13首短诗和1首长诗,并打破惯例为其配备了东莞市作协主席胡磊撰写的近7000字的诗评。今年6月,温雄珍第一部诗集《东江水暖》与花城出版社正式签约;《炭火上安居》也获得了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扶持。她说:“一路上,得到这么多老师的帮助,我何其有幸。文字可以治愈人。如果没有诗歌,就没有今天的我。我也希望别人能够从我的诗歌里面看到光。”

王瑛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市一个偏远乡村。2008年汶川地震,王瑛在马上睡了三个晚上,此后离开老家来到东莞,主要从事幼儿教育教师工作。她退休后,因为生活压力还在,就去应聘做清洁工。王瑛将自己的笔触聚焦到清洁工群体上:“我们空闲的时候会聊天,聊起各自的家庭、经历的生活。说到生活不易时,我们一起流泪,我们又相互鼓励,也看见生活的希望……”王瑛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记录,有闲暇就躲在墙外乌桕树下,打开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敲。2024年8月29日,她完成了8万多字的记录,取名《擦亮高楼》。王瑛找到了《作品》杂志的投稿邮箱,但不会操作,便让一个朋友帮忙打包、发送。过了几天,编辑回信:“写得不错,真实感人。”过了一个月,王瑛得知,《作品》2025年第1期将以《清洁女工笔记》为题选发一组。收到样刊的时候,王瑛发现,《作品》杂志今年新增了“素人写作”的栏目,而《清洁女工

好作品让生命发光

——《作品》杂志,从新的起点再出发

□黄煜榕



《作品》2025年第4期

《作品》杂志社的陈列室

笔记》就是栏目刊发的第一篇作品。《作品》编辑部还把《擦亮高楼》全文推荐给花城出版社。不久,王瑛收到了花城出版社的出版合同书。王瑛表示,她会继续关注更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从主观走向客观,从写我到写千千万万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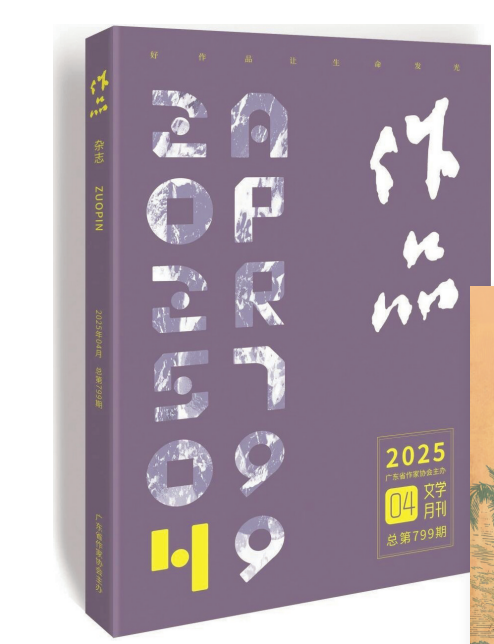
《作品》2025年第4期在“超新星大爆炸”栏目推出了邵一飞的三篇小说,名为《嘿嘿》《嘿嘿嘿》《嘿》。邵一飞说:“嘿嘿!面对世界,我经常这样‘嘿嘿’地笑。这几个词语,特别适合表达我自己所处的情境,同时也反映了我自己的反省和思考。人生本来就是可以‘嘿嘿’一笑了之的,偏偏有很多过度当真的人,于是大家都变成了不得不‘嘿嘿’的人。”邵一飞的小说,主要是以沿海地区城市 and 现代经济社会为背景,试图反映其中的某些人生情状,非虚构之中融合隐喻。他将“隐喻”视为小说创作的顶层美学,“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绝对化的隐喻”,“我们所认为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最大、最深刻的隐喻”,“而我们自己,都是按照隐喻的方式存在着”。邵一飞以“超新星”的身份亮相,但实际上是一个已经退休的公务员。这也说明,《作品》杂志判断“超新星”“素人”,不仅仅是考虑年龄、职业,更考虑作品的质地和风貌。邵一飞说,他比较看重语言自带的“那种尖锐突破性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愉悦感”。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他试图多作哲学考量,以拓宽视野,因为“文学不应止于我看,更是我愿、我想”。

从19岁高中辍学来到北京至今,王晚在十多年里做了17种不同的工作,有印刷工、车险销售、网络推广、新媒体运营、保洁等。忙碌之余,王晚读了“差不多上千本书,东西也写得挺多的,可能有几百万字”。常年的阅读和写作,让她的眼睛出了问题,加上“手上的钱马上就没了,必须找个立马能见到钱的工作”,送外卖成了自然的选择。跑外卖很辛苦,女骑手更是面临很多体力上的挑战。但是,王晚觉得,这是第一份让她干着感觉踏实的活儿,“尽管时间支离破碎,身体日渐磨损,我却感到安心,因为有那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在写关于外卖生活文稿的过程中,王晚认识了《作品》的编辑。编辑对王晚写的内容很感兴趣,既给了她鼓励,也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并向她推荐了一些优秀的非虚构作品。王晚把梁鸿的“梁庄三部曲”来来回回看了三遍,并专门就送外卖做了一些调查和访谈,推翻重写。今年6月,王晚的非虚构作品《我是外卖女骑手》在《作品》推出;9月,单行本《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出版。王晚说:“因为文学,我遇到了很多朋友,得到了很多帮助,这是我一直很珍惜的东西!”

扶上马,送一程

上述六位作者的讲述,从不同侧面道出了广东省作协特别是《作品》杂志对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关注。近些年来,《作品》杂志以“记录”“素人写作”等栏目推出大量优秀的素人写作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论坛上,主办方代表和与会专家围绕素人写作、新大众文艺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后的扶持路径等分享了各自的看法。

“新大众文艺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创



《作品》2025年第4期

《作品》杂志社的陈列室



《作品》创刊号

所积攒的年轻作者资源,让“超新星大爆炸”专栏的连续推出,有了现实的可能。

“超新星大爆炸”专栏旨在推出“新”的作者,这种“新”体现在:或者写出了一种新的生活,或者对旧生活有了新的发现,或者使用了新的表现手法。总之,其作品要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元素。在管理学上,有个原理叫“水桶效应”或“短板效应”。意思是说,一只水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但《作品》编辑在选择“超新星大爆炸”专栏作者和稿件时,遵循的是“长板效应”。他们关注的是作者在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最长的那块板”,就是那些特别出彩的地方。《作品》编辑部认为,一位作者,如果他有一块长板,就代表着他的创作充满未来的可能性。至于他的短板,也会在后续的写作中陆续得到补齐。

从2023年第1期到2025年第10期,“超新星大爆炸”专栏共推出了12位作者。栏目第一位作者罗淑欣,是来自广东肇庆、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00后”。她曾在2020年第3期的“网生代@”栏目亮相过。2023年第1期至第3期,《作品》连续推出了她的5篇小说、两篇关于她的评论,以及访谈和印象记。这也体现了“网生代@”“超新星大爆炸”两个栏目之间的关联:“网生代@”是“超新星大爆炸”的备选库。“网生代@”栏目中有特色的作者,编辑会继续跟踪、约稿,作品数量和质量都达标了,再在“超新星大爆炸”栏目集中推出。王子健、杜岍、王幸逸、顾晋等青年作家都经历了从“网生代@”到“超新星大爆炸”的历程。与此同时,编辑也会盯住自由来稿,从中选择合适的作者和稿件。比如,2023年推出的康坎,2024年推出的广索,2025年推出的张师奶、猫童等。

文学素人往往也是文学新人,两者怎么区分?《作品》主编王十月说:“在我们的观念里,‘素人写作’从来不是一个单单指向写作者身份的概念。如果说‘素人写作’指向身份,那莫言、余华早期都是‘素人写作’,所有的作家都曾经是‘素人写作’。因此,‘素人写作’更多指向的是一种美学思想、一种写作状态和方法。”基于此,“素人写作”栏目重点刊发的是那些“抱朴见素”的作品。具体说来,作家用朴素的语言与形式,书写最本真的生命体验,作品往往带有鲜明的非虚构色彩。至于“网生代@”,主要着眼于写作主体,他(她)还没有被文学界充分认识。所以,“网生代@”“超新星大爆炸”两个栏目,会考虑作者的年龄因素,以“90后”“00后”的作者为主体。

当然,针对有异质性而且还未被充分认识的作家,“超新星大爆炸”栏目也会放宽年龄的要求。除了推出已经退休的邵一飞,“超新星大爆炸”栏目还在今年第10期推出“80后”作者齐东。齐东在自己的小红书上写道:“‘四十岁写作者公共邮箱上稿《作品》超新星大爆炸’,感谢《作品》能发我这一组小说。这些小说也曾到处投稿,结果是无数次的碰壁。是《作品》大胆地让它们能够走到读者的面前。这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将继续创作下去,遵从自己内心,忠实自己的审美。”

内容经典化,传播大众化

走进《作品》杂志社的陈列室,70年来的各期刊物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四周的书架上。在近门口的“《作品》大事记”一栏中,看到这样很显眼的介绍:1978年,《作品》刊发的《最宝贵的》(王蒙)、《芙瑞达》(于士)、《姻缘》(孔捷生)3篇小说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后的两年,又有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吕雷的《海风轻轻吹》两篇小说获得此奖。这一时期是萧殷先生在担任《作品》的主编,他以超前的胆识、宽阔的胸怀创造了《作品》杂志的一段辉煌时光。一代代主编、一代代编辑持续接力,让《作品》杂志始终保持敏感,与时代同频共振。近些年来,《作品》编辑部接过前辈们的衣钵,提出了“内容经典化,传播大众化”的办刊方针。

“内容经典化”就是要求选稿要精,要有经典意识,但更重要的一层是,要有文学史的眼光。为此,《作品》杂志设置了“大匠来了”“经典70后”“大家手稿”等栏目。

“大匠来了”从2022年开始设置,是对国内知名作家的深入访谈,每期刊发3万至6万字。这期间,专栏推出了王蒙、莫言、余华、贾平凹等35位国内作家的访谈。今年,“大匠来了”推出了“国际版”,主要刊发对国外作家、艺术家的采访,同时配有关于其作品的导读。截至目前,埃乌杰尼奥·蒙塔莱(意大利)、J.M.库切(南非)、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等10人的访谈已经在“大匠来了·国际版”陆续刊出。《大匠来了》(4卷本)图书也即将在花城出版社出版。

“经典70后”栏目主要是在2020年至2022年推出。栏目设置的初衷是:当时“70后”作家创作非常活跃,对文学期刊而言,“得70后者得天下”;设置专栏,有利于争取到最好的稿子,而且可以为“70后”作家作品的经典化作一些努力。栏目每期刊发作家的一篇文章,同时配发评论家撰写3万至5万字的随笔风格的作家论。《作品》编辑部对栏目作者进行认真研究与讨论,确定徐则臣、乔叶等16位作家人选。这个栏目最后结集为《经典70后》一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2年前,《作品》设置“大家手稿”专栏,每期刊载当代文坛名家手稿10页,近两年更是关注一线批评家们的手迹,至今已累积140余件手稿。在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期间,《作品》杂志社策划了“《作品》创刊70周年·大家手稿展”,精选35位作家的手稿进行展出。其中,有茅盾文学奖得主6人,鲁迅文学奖得主15人。手稿是作品的出生证,其增改调删的痕迹,可以作为研究作家创作过程最直观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手稿又是作家个人的镜像,其作为线条艺术,能够显现作家的心性与书法功力。

在“传播大众化”方面,《作品》杂志社也有多样的探索。最为引人关注的是“《作品》评刊团”。《作品》评刊团2018年成立,现有16个小组,共计420人。评刊员几乎覆盖全国各省份,另有欧美多国的留学生加入。有些高校组团参与,所以在读大学生占比较高,其余为来自各行各业文学爱好者。平时,各个小组的组长负责联络组员,收集、整理评刊稿件。每一到两月举行一次线上研讨,由《作品》编辑根据评刊稿件质量选择发言人,优质稿件在《作品》杂志上发表,优稿优酬。每年评选十佳评刊员,评选机制为积分制。评刊员写评论,参加研讨发言、发表评论文章、主持评刊活动、积极转发《作品》公众号文章等均可获得相应积分。年终以积分评出十佳评刊员,并为十佳评刊员举办线上直播颁奖。

评刊员们在参与评刊的过程中,也慢慢成长起来。陕西的阿探2017年因朋友在《作品》发表小说,接触《作品》评刊团。他积极撰写评刊稿件并不断得到发表,2019年获得了《作品》十佳评刊员金奖。随着在各地发表的评论文章越来越多,他成为一些文学刊物的特约编辑和一些研究机构的特聘研究员。内蒙古的阿尼苏当过押运员、语文教师,在2018年偶然看到《作品》招聘评刊员的消息,他随即报名参加,后来成为第9小组的组长。在评刊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慢慢写作,《作品》2019年第9期刊出了他的小说处女作《西日嘎》。此后近六年里,他持续耕耘,已在《小说月报》《青年文学》等文学报刊发表80余万字作品。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刘天宇2020年读大二时加入《作品》评刊团。他觉得,这可以让他更直接地与作家进行线上交流,直观感受文学现场,并且进行评论写作的尝试。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评刊团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对作品的品评比较感性化,这有利于对冲自己所接受的学院化训练。

《作品》的“稿酬打赏制”也颇具创新性。近些年,《作品》的基础稿费一般是千字500元。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季度评优,季度优秀作品由读者网络投票产生;另外,在广东省作协纪委监督下,由编辑部投票从遗珠(网络读者未选作品)中产生6名直赏者。按得票名次,发放千字100元至500元不等的二次稿酬。每年还会进行年度评优。进入季度评优的作者自动获得年度评优参评资格,由读者网络投票,从季度赏中选出60%的作者获得年度评优。这等于获得了第三次稿酬。这样的稿酬发放机制,真正落实了优稿优酬,杜绝了主编一支笔发放差异稿酬引发作者不满。与此同时,网络投票吸引广大网友关注《作品》杂志,关注《作品》中的作家作品。每次网络投票,平均参与者达5万人,最高的时候达到25万人。这极大地扩大了《作品》杂志的影响力。

在新媒体方面,《作品》杂志社很早就开设了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2023年开始试水小红书,并积极利用网络平台举行文学公益讲座。迄今已邀请谢有顺、付秀莹、付如初、杨庆祥、周晓枫、李浩等十余位作家、编辑在“作品公开课”开讲。《作品》编辑部介绍,今后,杂志社将会加大视频号的运营力度,策划谈话类的视频节目,将杂志内容与新媒体进行更深度融合。

70年筚路蓝缕,70年风雨兼程。70年来,《作品》杂志在众多作家、读者的支持和众多编辑的努力下,走过了不平凡的旅程。翻阅“典藏记忆·《作品》70周年纪念”专栏中的文章,一代代《作品》编辑为了杂志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新人的成长和作品的完善,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们以文学守望者的姿态,让《作品》这棵文学之树在南国沃土上枝繁叶茂。王十月表示,《作品》编辑团队会继承发扬前辈们的风范,走出书斋、走向更广阔的人群,努力将杂志办成具有更强引领力的文学期刊。